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霞箋記
第四回 灑銀定計拆鴛鴦 中丞得書禁浪子

話說這灑銀公子，一心要去嫖那麗容，竟自敗幸而回，不覺懷恨在心，隨說道：「昨日那麗容妮子，甚是可惡，不惟不與我相交，而且推我一交，放肆之極，如何放得他下。況這李玉郎我親自見他從院子出來，他的人才又好，學問又通，自然與那麗容如漆投膠，哪裡還放得我在眼中。也罷，如今到學中倡揚他一番，再稟了孫先生，管叫他拆散了姻緣，我或者得與他相親，也未可知，就是這個主意。」卻說這孫先生是個斯文宗匠，作養人才的學究，教訓甚嚴。每到更深人靜，仍到書房內查點一番。這灑銀公子明知他有個毛病，到得時候想必來竊聽。他就與眾朋友說道：「為人須貴老成，吾輩原登徒子，不可邪淫。如今彥直李兄，只因他父親病了，喚得他回家，將來咱們皆被連累。」眾窗友說：「灑銀兄，卻是為何？」灑銀說：「列位有所不知，這隔牆有一張麗容，甚是美貌。不知何時，彥直李兄竟與他鉤上了，竟到他家去嫖，月往日來，不止數次。似他這等宿娼，將來先生知道，吾等難免見責。」眾窗友說：「李兄少年老成，恐無此事，不可妄談。」灑銀說：「諸兄不記那霞箋事乎？那日我們同在會景樓上觀看那鞦韆之樂，李兄有一段呆視之情，所以欣然作了一幅霞箋。就以此作了他的媒證了，況小弟昨日學中親見他出得院門，後邊跟著個麗容小娘送他，更有何說。但是我恐他日後敗露，不得不早為言之，以為先生責備的地步。」眾窗友道：「灑銀言之有理，真是不愧學長。」孰知這些話俱灑銀故意說的，適值先生出來查訪，便一一聽在心裡，不覺大怒，便走到書房說道：「灑銀你方才說些甚麼？」灑銀說：「弟子在此讀書，更有何說。」先生道：「你分明說甚麼李彥直在外宿娼，還說沒有。」灑銀道：「也曾說過李彥直，他真天生聰明。過目成誦，吾輩皆不能及，只此一句，再無他說。」先生更怒，說道：「我耳中聽得至真，講的是嫖甚麼妓者，你不肯承認，叫齋夫快拿板子來。」灑銀急急止住道：「先生不必動怒，待學生一一說來就是了。」先生道：「快說！」這灑銀便說：「隔壁有一個妓者，名喚張麗容，那玉郎李窗兄，曾在會景樓上見過他，就以鞦韆為題，贈他一幅霞箋，後來不知他怎樣與他相見了。昨日學生在院子門口親見他從內出來，後邊那麗容尚自送他。學生恐日後先生見責，恐有連累，所以告訴眾同窗，以為脫身之計。」先生聽罷說：「既吐真情，暫且饒恕。如今彥直在那裡？」灑銀說：「他父親有病，喚他回家了。」先生說：「為何不辭而去？」灑銀趁口說道：「想是他撞見學生，他就難見先生了。」這先生氣得怒髮衝冠，因說道：「自古訓教不嚴，師之惰，養子不教，父之過。這學生既然回家，我就修書一封，叫齋夫送與李老先生管教他一番，有何不可？」灑銀暗自歡喜，自為得計。正是：

畫虎畫皮難畫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

卻說這孫先生聽了灑銀之言，十分憤怒。說道：「我看李彥直才華甚高，穎悟過人，將來定不可量。誰知習於下流，竟去嫖妓，本欲重責一場。如今他回家去了，不免修書一封，令齋夫速速送去，叫他父親訓教他一番，多少是好。」隨提筆寫道：

忝在知己，不須煩言。尊公子幼年美質，時當追琢。近來不習上進，眷戀張姬，宿娼功疏，難圖畫錦。業已訪真，特寄書箋，用達忠言。乞老先生嚴加教訓，尚有成就。草草陳情，餘不宣。

寫完封固停當，就差齋夫即時送去，暫且不提。

卻說李老御史偶染寒疾，賴夫人調養，早已安和。一日與夫人並坐言歡，忽有家人來報說：「學裡孫師爺差人送書至此。那人口中言道，我家大相公連日不去讀書，在妓女家走動。」李御史一聽，甚是動怒，說：「將書過來。」家人遞過書去，拆開一看，說：「有這等事！且將銀子三錢賞那齋夫，令他上覆孫師爺說：『俺知道了。』」這家人出去，夫人說：「相公，孫師爺書來，寫些甚麼？」這御史大怒，說道：「你養得好兒子！近日書到不讀，習了下流去嫖，這還了得！我要打死此子，省得辱沒家門。」夫人說：「經目之事，猶恐未真，傳來之言，豈可輕信。」李御史說：「既如此，快喚書童來審問。」家人喚到書童，御史說：「跟隨大相公伺候，逐日做些什麼？」書童說：「白晝隨大相公在會景樓上讀書。」御史說：「晚間呢？」書童說：「晚間在號房承宿。」御史說：「我聞你大相公近日去嫖，你曉得麼？」書童說：「小人不曉得。」御史道：「看板子過來。」家人拿到板子，說：「書童，料你不肯實說，家人扯下去打他十五板。」書童說：「就死小人也知道，可照那裡說起。」打了十五並不肯說，御史更怒，說道：「書童，你去快喚那畜生來。」這書童挨了板子，一步一跌走到書房。這玉郎正在那裡思念翠眉，見書童到來，便說：「我有封書，你可送去與張翠眉？」書童說：「甚麼張翠眉、李翠眉，老爺、太太知道了，先將書童的腿都打爛了，被俺遮飾已過。如今叫書童請大相公，你可自作道理。」這玉郎失了一驚，說：「這可怎處？」無奈走到近前，說：「爹媽有何吩咐？」御史說：「我送你到學宮，作的是何功課？」玉郎說：「會景樓上讀書。」御史道：「夜間呢？」玉郎說：「號房安置。」那夫人就接口道：「相公，你看孩兒，說話與書童一樣，可見並無此事。」御史說：「你婦人家曉些甚麼！這不是孫先生寄來的書子，你自看去。」玉郎接在手中，看完失驚，自揣必是灑銀陷害，便就閉口無言。老御史一時怒極，即將板子打了玉郎，罵道：「狗畜生！你空戴儒冠，這書香一脈自此永墜了，留你這不肖子何用？」夫人說：「相公息怒，須念幼年無知，教他從此改過就是了。」御史說：「夫人，禽犢之愛非所愛，必須打死了他，方消吾恨。」說罷，舉起板子又打。玉郎說：「爹爹，孩兒知罪了，再也不敢如此。」御史說：「狗子，你身穿青衫，豈不有愧，快脫下來！」這玉郎只因內穿著麗容贈他的寒衫，他就遮遮掩掩，不肯去脫，御史定然叫他脫下，玉郎不得已將青衫一脫，露出了那件衣服。老御史不覺更怒，又罵道：「分明浪子形狀，還敢嘴強，氣殺我也，不肖子！那公卿之子不學流為庶人，庶人之子勤學可為公卿。你這樣不成器的東西，有玷家聲，書也不要你讀了，與我鎖禁房中，不許出門。」夫人道：「相公，豈不聞堯舜之子尚且不賢，也要耐煩些。」御史道：「一發胡講，叫院子快送他到書房中鎖禁起來。若放他出時，一頓打死。」這御史吩咐已畢，氣倒在牀上將息。夫人隨把玉郎叫到一旁，說道：「我兒，攻書是你本等，怎麼做這等事。你如今快將張麗容丟下，我對你爹爹說，別選個侯門貴戚與你結姻，豈不是好。」玉郎說：「母親對我爹爹說，就娶那張麗容與孩兒為妻，孝順母親罷。」夫人道：「還要胡說！難以勸解，家人們快且開了書房門，推他到裡邊去。」正是：

辱沒家聲習下流，不如打死也甘休。

兒孫自有兒孫福，莫與兒孫作遠憂。

不知玉郎鎖禁書房如何結果，下回分解。